



家乡的路

走路。那时候买不起胶鞋，很多同学是光脚上学去。春天和秋天这样还可以，一到冬天大雪过后，天寒地冻，太阳一出来，冰雪消融，但村里路上经常被踩得坑坑洼洼。一连几天，泥泞难走。鞋子往往湿了大半截，一双棉鞋弄湿了没有鞋子替换，脚冻肿了，奇痒难忍，有时候有了冻疮，走路都艰难。

有一种芦苇制作的草鞋，厚厚的木底子，就像演古代剧里的朝靴，不怕泥水，又保暖。穿上这样的草鞋就让人羡慕，往往是一家人争着穿。

那时候，自行车很少。我们村里有个人在县城供销社上班，他买了一辆自行车。每次骑车回来，人们羡慕不已。可是遇到雨雪天气，路上泥水遍地，自行车就骑不成了。推着自行车走，不一会儿，车轮上糊满厚厚的泥巴，把轮瓦塞得紧紧的，轮子就转不动了，只有扛着车子一直走到公社门口的公路上。

后来，不少农户买了牲口，有的还买了拖拉机。一到连阴雨天道路泥泞不堪，路面还被载重的拖拉机压得坑坑洼洼。天气晴好的时候，路面上是深深的车辙，高低起伏。骑自行车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

再后来，村里群众集资修了一条柏油路，农民在路上打场晒粮食，方便了很多，可是质量太差，没过几年就被车辆碾得大坑小坑，坑洼相连。村里的街道上，一到雨天泥水遍地，到处是大人小孩的脚印，人们走来踏去，已经变得像和泥一样。

改革开放几十年间，农村的道路不断改造升级。路面由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。政府不断拨款，建设“村村通”工程，各村都修建了水泥路。村村道路相连，路面越来越宽了。路好了，卖豆腐的，卖蒸馍的，卖苹果的，卖菜的商贩，走村串巷，把生活用品直接送到了家门口。运输方便了，农民生产的粮食不用拉到集市上，商贩直接开车到家里收购了。农民群众真正看到了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带来的好处。

富裕起来的村民开着摩托车、电动三轮车、小汽车去赶集。老人也骑上电动三轮车走亲戚，交流频繁了，情感更浓了，农民也过上了城里人一样的生活。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，回家的路越来越好了，回家花费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。

欢迎踊跃投稿

投稿邮箱:370707276@qq.com

壮丽70年·奋斗新时代

我和祖国共成长

□郑颖勇

这几年来，村里修了水泥路。每条街上，平整的水泥路一直修到了家门口。道路两边还种了不少绿植，村庄像一幅美丽的画。

我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，风里来，雨里去，乡村小路上留下了我成长的足迹。

记忆中，家乡的小路不是像山路那样曲曲折折、坡陡沟深，而是纵横交错，分别从村子延伸到村外，与田野小路相连。在这大平原黄土地上，走在路上，遇到一阵风，就会尘土扑面。阴雨天气里，路面泥泞湿滑。“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一脚泥”。这是那时候在农村生活最真实写照。

一到下雨天，我踏着积水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去上学，没走几步，鞋底就裹满厚厚的泥，或者鞋子陷进泥里。有时候鞋子没法穿了，只好赤脚

◎亲情无限

父母的幸福晚年

□孙亚洁

这几年，渐渐上了年纪的父母总在我耳边念叨着，想要回农村老家养老。父母来城里生活十几年了，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方式和节奏，再加上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，我总想让他们住得离我近一些，既可以膝下承欢，又方便相互照应。但父母还是执意回故乡，我想这大概就是古往今来无数炎黄子孙，都无法割舍的故乡情结吧！

回到故乡的父母顾不上多休息，就开始张罗着收拾家里的老屋。老屋坐北朝南，一共有六间平房，三间主房，三间偏房，一间被用作门楼。父母请人把三间偏房全拆了，一个宽敞、亮堂的大院落雏形便诞生了。院子的东边预留了一个长方形的大菜园，剩余的部分全都砌成了水泥地。

主房原本是四间的宅基地，只建了三间房，两边各留有一个两米宽的夹道，西边的夹道是以前的旱厕，被修成了跟城里一样的卫生间。

这几年，随着农村的快速发展，原本灰头土脸的乡村，都换上了干净、靓丽的面孔。有的村子还为村民们建立了图书阅览室、棋牌室。健身器材、广场舞也成了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自来水、下水管道、路灯、燃气也相继步入了乡村。现在的农村人也过上了跟城里人一样的生活。

紧接着，焊接而成的朱红门楼和大门相继落成，父母在故乡的安乐窝就宣告竣工了。三间主房，东面的一间用作卧室，中间的一间被当作客厅，



西面的一间用来做厨房兼餐厅。三间粉饰一新的房屋，时刻注视着一个个扑面而来的明晃晃的大院落。

跟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母亲，自然是种菜的一把好手。菜园被母亲划分成好几个区域，一个区域只种植一种蔬菜。四季的蔬菜，被母亲勤劳的双手侍弄得绿油油、紫莹莹、清亮亮的，让人看了垂涎欲滴。

菜园最南面的那个区域被母亲唤作果园，一株已经挂果的柿子树昂首挺胸地站立在果园的正中央。一棵纤弱的无花果树，小心翼翼地站在果园的最西边。果园的最东边是一棵葡萄树，它葱郁的须须，已经羞答答地攀缘到了紧靠着的墙头上。

紧挨着菜园的西面，是母亲挚爱的花园，林林总总几十种花草，在形

态各异的花盆里或争奇斗艳，或绿意婆娑，或小鸟依人般依偎在一起。有三角梅、夜来香、牡丹吊兰……

每天上午是母亲打理菜园和花园的时间。我习惯了母亲看着她精心养育的蔬菜和花草的眼神，就像看着她用心养大的孩子一样。

吃过午饭的母亲，喜欢看一会儿戏曲节目，或者和来往串门的邻里乡亲聊天。母亲常把她精心侍弄的蔬菜，或者用心培植的花卉送给亲友乡邻，正所谓赠人玫瑰，手有余香。人最终的幸福不是来自于索取，而是无私的给予。

父母在城里养成了晚饭后散步的习惯，而村子里的老人吃过晚饭后，大多喜欢窝在家里看电视，或者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天。

在父母的感染下，村子里的一些老人也渐渐地爱上了散步。如今的父母，每天晚上都会带领一群和他们年纪相仿的老人，有时在村子里的大广场上，围着跳广场舞的队伍转圈，有时沿着村子里被路灯照得发亮的水泥路遛弯儿，每天不低于四十分钟的健康有氧锻炼，让一群老头儿老太太都看起来精气神十足。

父母最幸福的时刻，莫过于用自家菜园里采摘的新鲜蔬菜，为常回家看看的我烹制一顿可口的饭菜。那时的父母就像孩子炫耀自己的奖状一样：“看！我们俩天天吃的都是城里买不到的有机无公害蔬菜。”

我知道，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和母亲，在故乡熟悉的乡土乡音里的晚年生活，是幸福的。

◎人间真情

晚开的石榴花

□梅雪有梦

清晨五点多起床，我顺着小区道路漫无目的地前行。

一路上时不时有两只小狗嬉戏，看来是热恋的情侣在秀恩爱；不知哪个角落里有虫儿在低吟浅唱；又不知谁家树上的金黄梨子，散发出特有的香气；苹果已由青涩开始变得有些许红润。更多的是石榴树，个个挺着圆鼓鼓的肚子卖弄着风骚，有墨绿色的，有浅黄色的，还有浅黄中带点羞涩的一抹红的，挤挤挨挨挂满枝头，好像竞相向主人邀功似的，你不让我，我不让你，做出夸张的卖弄。我的视神经居然有些疲劳。

就在这硕果累累当中，抬望眼去，自下而上的一袭绿色裙裾当中，我怦然心动！蓦然看见石榴树顶部有两朵石榴花，并且是并蒂的，红得那么耀眼，那么妖艳，那么不卑不亢。它们紧紧地依偎在一起，不管有没有路人注意，也不管是白天和黑夜，更不管是初秋还是深秋，它们就在那里。它们没有了夏花的热烈和浓郁，却透着一种质朴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，如灵魂的清幽。初秋是秋天的开端，浅浅的，淡淡的，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。

这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楼下的一对老夫妇。听人说他们两个是半路夫妻，六十多岁的时候，各自失去了另一半而重新组合在一起。男的腿脚不好且沉默寡言，倒是那老太太快人快语，经常与我打招呼，上班下班匆匆而过，我对他们并不熟悉。

有时候两男两女的年轻人来看望他们，老太太照样迎来送往，笑眯眯地说：“放心吧，你爸好着呢！”我估计是老头的孩子，看出来孩子们对老太太都很尊敬。有的时候，是另外几个年轻人，老太太照样送出来，他们会说：“妈，你回去吧！我叔你俩开心我们就开心……”听起来是老太太的孩子。

中秋节那天中午，我出来买菜，看到他们家的年轻人带着孩子齐聚一堂，甚是和谐。老太太和老头穿梭在孩子们中间，为每个孩子拿吃的、喝的，两家的年轻人搀扶着两位老人出去吃饭。

每天早晨和傍晚，两位老人携手在晨光里、晚霞中，笑容那么灿烂、那么坚毅，相互搀扶着，没有一点嫌弃。这比起那些“闪婚闪离”的爱情不知要高多少倍！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。多美的黄昏恋呀！他不再孔武有力，她不再花容月貌，而最浪漫的事就是和彼此慢慢变老。

这也许就是所谓的“死生契阔，与子成说。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”我近段常常惊异自己看到了世间最美好的爱情，没有山盟海誓，更没有花前月下，清淡得如同白开水的爱情经营到极致。

想到这里，我首先笑了，这对老夫妇和这两朵晚开的石榴花是何其相似啊！朝霞升起，远远看到那对老夫妇搀扶之下，踱步在晨光熹微中……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